

我是律师闯天涯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88_91_E6_98_AF_E5_BE_8B_E5_c122_481063.htm 经过了好久好久的酝酿我还是和包头的另外一名律师席金成一起去上海考察了。去上海之前我们反复从网上找了关于上海律师的执业信息，而且不断地给上海地事务所发送应聘邮件，但一二百份邮件发出去以后回复地只有五家律师事务所。而且其中一家在与我的相互回函中逐渐没有了音讯。在我决定去上海之前席哥还是犹豫不绝，因为有上海的两个所莫名其妙地跟他索要“加盟费”2-3万元。这属实让我们觉得很是好笑，都是律师难道还不知道连《劳动法》都有不允许用人单位向劳动者索要押金之类地规定，难道律师之间还要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吗？在我通知席哥我已经买票后，他也紧接着接到上海两个所的电话，就是因为这两个电话使得我们有机会结伴而行。因为车票是我先买的所以我俩不在同一车厢，而且他在我的下一站上车。车行驶到他要乘车的那站，我透过车窗看到他背着公文包，休闲西服，手里拎着一袋东西，头发好像是新理过的。虽然我俩不在同一车厢但我俩有着同样的憧憬和忧虑：上海？一个花花世界！我们这对草原律师能否被上海这个国际型的大都市接纳呢？这时不由得想起了席慕容写的诗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中的歌词：“虽然不能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在一瓶白酒过后我俩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再有任何疑问，我们的豪爽使得同路的南方人感慨万千。到了上海西站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楼林立，出了车站我俩不约而同地说：“上海不过如此！”

但上海真的不过如此吗？我俩在106路上开始有些忐忑不安了。毕竟这是另外一个城市，它与我们没有任何渊源，只是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常常以为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我们能否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吗？我们非常怀疑。我俩在上海火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廉价旅馆，因为上海站有地铁那样出行会方便很多。在安顿好住宿后我们便开始拟定行程。“我们先分头找所吧。”“还是先一起去一个所吧，毕竟这个所都给我们发过邮件。而且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万一丢了怎么办？”“丢了？丢了就顺着铁路走回包头，哈哈。好，我们就先去浦东那个所吧”于是我俩在第二天乘坐1号地铁到了人民广场转乘2号线到了陆家嘴。出了地铁，我们看到了熟悉而又未曾谋面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等传说中的楼宇。在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楼群间穿行让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城市只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而我们在这其中不是猎物便是猎人。到了约定的事务所整洁、局促的办公场所是唯一的印象。办公室的陈主任接待了我们，我们照例填了一份表。我在“期望薪金”一栏中填了“3000元”，老席没有填。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意识到我填了3000元有点妄自菲薄了。因为陈主任听到我们在当地的年收入为3-5万元时觉得非常滑稽。“三到五万元？那怎么可以？你们可是律师，这点收入实在少得很，太少了太少了。”其实他哪里知道我们实际的年收入还不到1.5万。在面试结束后，彼此握手，他还友好地告诉我说：“去外滩看看，蛮好看的，来一趟不容易”。在外滩吹着黄浦江的风，看着几十米长的轮船在江中穿行，听着熙熙攘攘的人声、汽车轮船的鸣叫，我们仿佛已经融入到大都市的繁华中去，但真的如此吗？我们还得一家一家地去

面试以期换取留在上海的门票。在地铁中像老鼠一样不停地钻来钻去的一周中，我们就是这样不停地打电话不停的上门面试。说实话上海人给我们的感觉真的很直爽，在路上商量好的与其周旋的计谋似乎没有用武之地。但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是出了名的，我们也不得不多加小心。最后，老席按捺不住自己的直爽与一个所签订了为期两年的聘用合同，合同约定年业务收入不得少于10万元人民币。10万元？我们真的很迷茫，我们拿什么本事去赚取这10万元？我想这大概是全中国的律师一个共同的难题。我基本敲定了两个所后，毅然离开上海准备回来办理理想关的转所手续，至于去哪个所回头再议。返程的路上我俩依然靠酒精来打发旅途的劳顿，我俩都笑谈这样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奔波下去我俩一定是十足的酒鬼。但以后来沪工作了一定不能沾染酒精，否则会让那些本来就瞧不起北方人的“阿拉上海人”更瞧不起我们的。没有底薪，没有案源，没有承诺是我们起先就料想到的，所以这次基本上完成了既定目标，可以说这次出行还是比较成功的。机遇与挑战从来就是一对亲兄弟，机遇大了挑战也大，困难也会很多。此次的行程肯定会对我们以后的人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至于正确与否我们只好等待时间的评判了。火车在晚点4个多小时后终于在凌晨2点多抵达包头，我俩微笑着分了手。“面对困难我们有权利微笑”，我想以后的修订的《律师法》中应当有这样的表述才好。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